

# 岁月文心

郭

钰

著



(上集)

作家出版社

郭钰 著

# 岁月文心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文心/郭钰 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8

(新世纪文丛)

ISBN 7-5063-1934-9

I 岁… II 郭…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9770 号

## 书 名

---

作 者:郭 钰

责任编辑:天 麟

装帧设计:郭 钰

版式设计:郭 钰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 bta. net. cn

http://www. zuojiachubanshe.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内蒙古晨峰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700 千

印 张:28.875 插页:8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7-5063-1934-9/I·1918

本册定价:28.0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江城子

题垂釣

水天一色，青。綠。陰。波。湖。  
花。靜。相。依。垂。釣。詩。魂。在。曉。中。  
柔。絲。千。尺。垂。心。意。笑。語。胡。嘻。  
語。輕。凝。眸。共。釣。一。溪。情。

韶。華。逝。留。倩。影。故。園。一。刻。  
千。里。浩。茫。他。年。再。得。弄。清。  
波。冷。不。是。當。年。景。

一九八二年九月撰于北京  
一九九二年二月題于青城





## 作者自述

郭钰，祖籍山西大同，日寇投降前一年于归绥呱呱堕地。母无奶，其先后吃20余妇人之奶，俗语云：“吃谁的奶像谁”，故生就一副“四不像”性情。生不逢时，落草即病，腹泻呕吐、麻疹水痘、腮腺炎、百日咳、肺结核、胸膜炎、梅尼尔氏综合症……以至一眼失明，两耳失聪，先天即有心脏病。故驼背凹胸，迷迷瞪瞪。多亏双亲呵护，常以铜勺击门框为吾招魂，才不至魄散魂飞，幸存至今。

大学毕业，学而优却不仕，闹了个无官一身轻，轻得如鸿毛柳絮，任风戏弄。进入新闻队伍，几十年七灾八难、坎坎坷坷、跟头把式，一晃眼，岁尽千年，世纪尾声，碌碌如梦，也没混出个模样，竟不如“阿庆”。

所喜，颇敬业、重声名、有影响，勤于笔耕，有数百万字新闻、文学作品可慰孤诣苦心；些许零篇散目混迹别人妙文结集出版，也还有个六、七、八本。广播剧《嘎达梅林》被评为全国优秀广播剧，在全国省市电台展播。赖文坛师尊铮友抬爱，慨赠项项虚名，如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文学研究会会员、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杂文学会理事、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等。真乃“啥也不会，入了几个协会；啥也不是，当了几天理事”。徒具虚名耳！

无颜以真名见江东父老，故常用笔名北公、司马虹琪、北寒、丝雨、亦春等蒙混。

## 陋 像 素 描

眉浓眼黑满脸毛，  
二十几岁叫“大爷”，  
一句悖论“拔白旗”，  
三生有幸耳朵聋，  
十年寒窗承教诲，  
可叹社交不知礼，  
背后常常骂皇帝，  
见义勇为欲伸手，  
只认死理比牛犟，  
欲尽人间不平事，  
躲进书房翻故纸，  
终日上下求索苦，  
“天下之乐”忧白头，  
吵吵闹闹几十年，  
一轮旭日照寒窗，  
只剩一点童心洁，  
“咸吃萝卜”管啥用，  
无奈死灰常复燃，  
破帽遮颜跨世纪，  
立定足跟做好人，

班任届届责其娇；  
十七八上称“郭老”；  
两篇文章入天牢；  
狼嚎鬼哭听不着；  
心仪礼义与忠孝，  
痴呆怔忡一傻冒；  
双亲膝下承欢少，  
奈何书生胆儿小；  
无术回天瞎推敲；  
有心无力发牢骚，  
关起门来斥六朝，  
百无一能空自恼，  
“天下之忧”知多少？  
天命有六仍浮躁；  
贪睡还怨鸡鸣早；  
路漫漫兮何时了？  
莫如陋室品洞箫；  
有谁和得韵曲高！  
岁尽千年春又到，  
管他骤雨和狂飙。

2000年岁末

赠郭钰同志

援笔立成

一九九四年十月 布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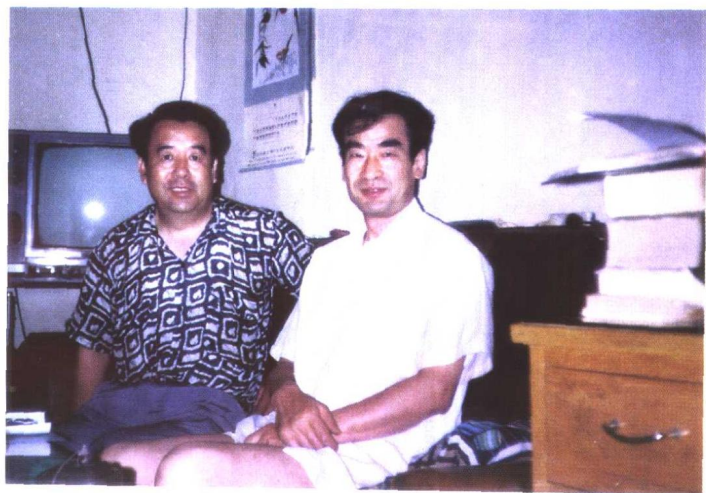


布赫副委员长为作者题词：“援笔立成”。



与布赫副委员长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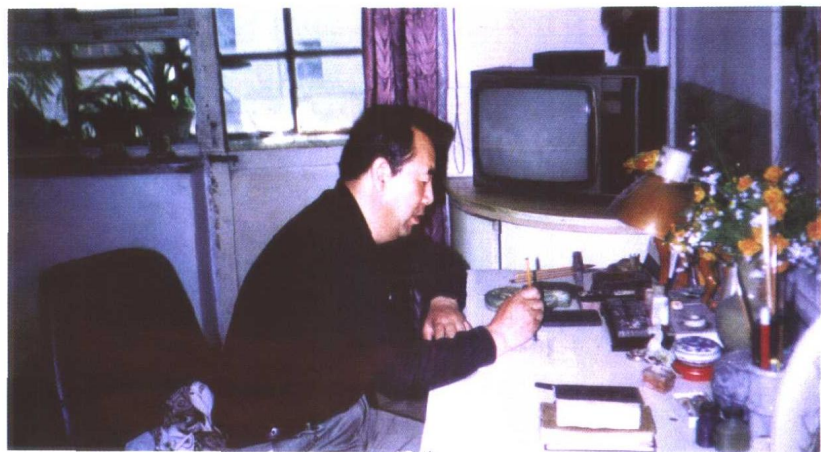


在权延赤家作客



重逢

与王保林、李至琳老师欢聚在通辽



写作

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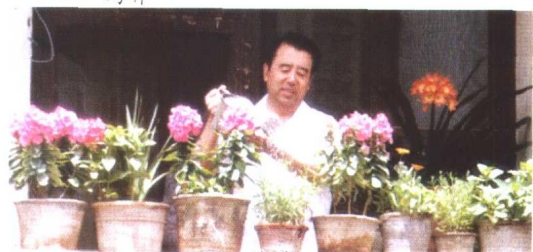
初中

高中

大学

浩劫余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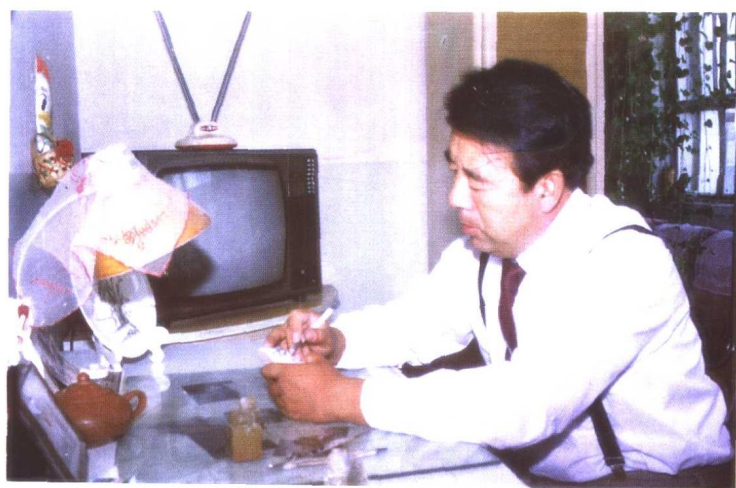
大学毕业



侍花



回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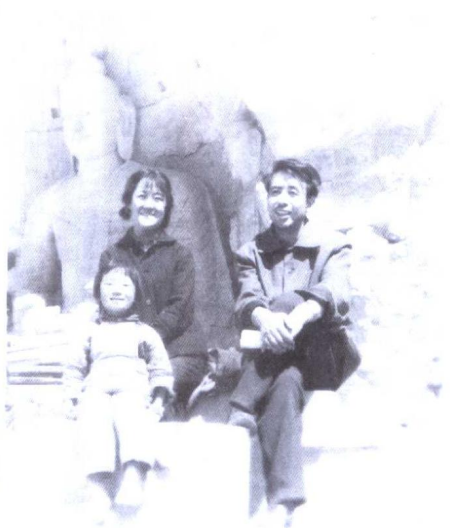
篆刻



采风



跃马



寻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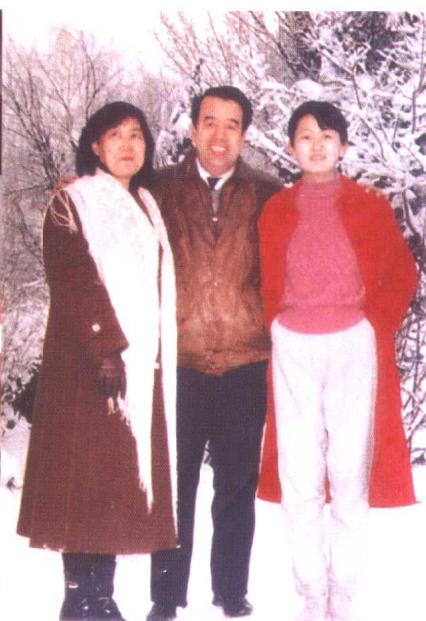




同学



赏石



踏雪



同学



登攀



隔世



同学



## 序

扎拉嘎胡

郭钰站在我们这些文友的面前，举起了他的文集《岁月文心》。在文集的光影中，我们较真切地看到了郭钰。他始终是位“战地”记者，是独立一隅自拉自唱的名歌手，是决不悄悄不语的漂亮的演说家。文如其人。此话用在郭钰身上尤为恰如其分。他身上好似藏着“逆流而动”的基因。这基因既有威严的崇高性，又有难于理喻的迷茫性。正当全国人民大加颂扬三面红旗的时刻，上中学的郭钰却公然说出：“公社食堂吃不饱”（《怀念老师》）而犯众怒遭到猛烈批判，成了全校拔白旗的对象。他在大学时，全国掀起轰轰烈烈地批判电影《北国江南》的时刻，他却写出肯定《北国江南》的文章公开发表在《内蒙古日报》上，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学生。他在这部书中表述的“梅魂”、“竹骨”、“兰品”，从另一侧透出颇似当年他所追寻的那种品格。从收入《实实在在写春秋》一辑中的《怀念塞峰》、《一元钱》等文章中更能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与人情味，使我们看到了郭钰在那无序的年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孤愤精神境界。

《岁月文心》中的众多篇目是描写作者故乡——早年归绥（今呼和浩特）的容颜与情态，作者家族的欢乐和愁绪。这类文章极易使人感到千篇一律无新意。但郭钰笔下的乡情与族恋情结道出了另一番光景，显出截然不同于同类文章。他开掘出来的是童蒙时期的孩子目光中的城市市民生活。苦中有乐，乐中有苦是那个年

代归绥市的民风民情的真实写照。文中虽然没写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阶级的区分是那么鲜明突出。颇有点“无心栽柳柳成荫”之势。《冬天也温馨》中所讲述的,夜晚九点之后,夜间市井来临,奶奶便买些价钱低廉的油炸鱼、甜窝窝之类的食品。这实质是下层人民打发漫漫长夜的自慰的一种夜生活。《小灰鸽》中的灰鸽意外消失是对“生灵”遇害的一篇悼文。它所产生的冲击力不亚于重锤撞心。《银烟袋》中的银烟袋失而复得反映出来的是高贵者与下等人人间的生存方式。虽无剑拔弩张却胜刀剑相拚。这些作品因来自作者在书中描述的玉泉水旁、召庙圣光之下,来自阿拉坦汗、四世达赖喇嘛出生的土地,来自走西口人的后裔,这就大大有别于他地。这方土地上养育的花卉,虽不及外地花卉鲜艳夺目却有耐寒防暑的奇能,虽没有名圃名花的大气却有香气不散的本质。郭钰巧妙地掌握了这一特质,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美文。

《岁月文心》中有几篇学术探讨性的文章,这在新时期以来内蒙古作家作品中仅见。在外地学术界学术争鸣极为普遍,不足为怪。而在内蒙古却寥如晨星,实为难得。当然,我这决不是说内蒙古从来就没有争鸣文章。有是有的。如对金庸作品的评价,如对王朔文艺观的评论,等等。但这毕竟为数甚少,没形成一个大的气候。这方面郭钰颇有捷足先登的趋势,理应得到肯定。他收入文集的《刘、关、张是“黑手党”吗?》、《英雄、龙椅及其它》、《不该丑化宋江》、《悲哉,千古一帝》等文章,均有很强的争辩色彩。前两篇是针对王蒙对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评语提出了歧见。这里且不论谁是谁非,只说郭钰敢于向中国文坛的大作家大权威发起挑战这一精神就值得称道(并不是为碰权威抬高自己),没有点胆量,没有丰富的知识准备是不可能办到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对郭文的赞同。相反,我对王蒙对电视剧中的“桃园三结义”提出质疑感到更应欢迎。这是今人对传统的历史观与伦理道德观的新析。任何作品特别是有影响的作品离不开“见仁见

智”，这是个常理。《不该丑化宋江》一文是对电视剧《水浒传》中的宋江形象、《悲哉，千古一帝》一文是对电视剧《武则天》中的武则天形象的塑造提出了异议，为文学艺术界提供了开阔的思考空间，活跃了学术气氛。这些对内蒙古文坛来讲很有意义。

郭钰不仅创作了众多厚重的文学作品，也为《内蒙古日报》文艺副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位知识型、奉献型的好编辑，这从《“七月流火”不是火》一文中可以看得明白。这里对他的文集出版谨表祝贺的同时，还望他在创作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 作家出版社出版

2001.1.11

呼和浩特

## 自序

做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写了几百万字的东西，回头一看，全是些无多大意思的废话。这就是新闻的特点，像烟花爆竹一样，在当时燃放时，有声响、有火花，甚至光彩四射；过了那会儿，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变成一堆废纸屑，成了历史的陈迹。所以，十几年来，许多朋友劝我，出书吧，你写了几十年，写了那么多，为什么不出书呢？而我心里知道，那些东西，用文学的筛箩一筛，就会漏到历史的尘埃里了，箩面上留不下多少正经东西。朋友们的盛情难却，只好把箩面上的这点纸屑搜罗一些，凑成个集子，算是对朋友们关心的报答吧。

活了几十年，回头一看，才知道自己是个懒虫。打开写字台的柜子，里边有不少写满了字的稿纸，几个长篇小说，这个写了八、九万字放下了；那个写了三、五万字放下了，一放就是十年、二十年；至于短篇及散文、杂文之类二、三千字有之，三、五百字有之，全是“半拉子工程”。为什么呢？因为懒！我常常在那里思想，一个题材，一个题目，想得激动不已，甚至眼泪涟涟，于是，铺开稿纸写上一气儿，过了这劲儿，便放下了。唉！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一个文艺评论家、一个杂文家、一个诗人、甚至一个戏剧家……可是，由于懒，就啥都不是，只能当一个记者，跑跑乱乱，吼吼喊喊，当个耳目喉舌之类，自觉光荣不已，自豪得可以；在内蒙古日报当了10年文艺副刊的责任编辑，便说“此生足矣”！真是有点阿Q的精